

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回击右倾翻案风

一个在科技界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

——批判《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中国科学院大批判组

科技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带着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要整顿科学院”的指令,于去年夏季来到科学院,下车伊始,就大刮右倾翻案风,“拚着老命”炮制了一个企图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把科学院和科技界全面纳入修正主义轨道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在炮制这个《提纲》的过程中,邓小平直接指挥,布置专人按照他的“保原则,磨棱角”的韬晦之计进行乔装打扮,并扬言“这个文件非常重要”,要使它“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能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也起作用”。

剖析这个《提纲》就不难看出,它与那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无论就其实质、理论基础或炮制的手法来看,都有着一脉相承的密切联系。《提纲》是一个推行“三项指示为纲”,在科技界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它大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向广大革命群众。炮制这个《提纲》,是邓小平有纲领、有舆论、有组织、有部署地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罪证。

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篡改党的基本路线

《提纲》一开头就讲科技战线“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他们讲形势,闭口不谈科技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和现状,反而说什么发展科学技术的道路已经“扫清了”。讲任务,闭口不谈必须落实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根本任务,却从他们的“新的历史时期”观出发,把“四个现代化”作为唯一的“大目标”提了出来,并鼓吹“科研要走在前面”的谬论。他们把“四个现代化”提到了“纲”的位置上,而科学技术又成了“纲”中之“纲”。这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在《提纲》中的具体体现,其要害是妄图否定我们党的基本纲领,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一切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从伯恩斯坦到苏修叛徒集团,都是以马克思主义过时为借口,全面地背叛马克思主义。在刘少奇、林彪表演了一番之后,现在邓小平又跑出来当反面教员了。他们总是在“形势、任务”上作文章,他们借口“时代变了”,从根本上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

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竭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邓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今天邓小平又胡说什么“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科技界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竟发出“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果真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不存在了吗?否。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存在,大量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还存在;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传统影响还存在,还在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问题是他们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了。严峻的历史和现实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阶级斗争一刻也没有“熄灭”过。**“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直至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他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施展全部反革命政治斗争经验,从各方面向党进攻。这些都说明了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在科研领域,资产阶级的传统势力和传统影响根深蒂固,资产阶级总是企图利用他们在知识上暂时的优势同无产阶级较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法权观念还严重存在,还在侵蚀着人们的灵魂;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长期以来,科技领域里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刘少奇、林彪以及邓小平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远未彻底清算。邓小平及《提纲》的炮制者,放出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烟幕弹,就是妄图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以便他们放手推行修正主义,大搞资本主义。

邓小平及《提纲》的炮制者,否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认为主要矛盾已转化为“四个现代化要搞上去与科学技术拖后腿”的矛盾,大叫什么科学技术搞不上去,四个现代化实现不了,“我们大家全部完蛋”。这是地地道道的“唯生产力论”。今天我们同这些走资派的分歧,决不是要不要搞四个现代化,要不要发展科学技术的问题,而是执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在无产阶级看来,**“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只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才能正确解决各个“目”的问题。只有不断深入进行科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的蓬勃发展,只有以革命化统帅现代化,才能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邓小平及《提纲》的炮制者却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不承认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承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特别是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列宁说:**“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他们则不承认劳动群众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认为只有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提出什么“科研要走在前面”。走在生产前面吗?**“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走在革命前面吗?**“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因此,**“科研要走在前面”**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谬论。这种谬论同叛徒刘少奇、林彪的**“技术能引起整个社会变化”**的谬论同出一辙。他们怎么实现“四个现代化”呢?他们的“灵丹妙药”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是**“从北坡爬”**,还是**“从南坡爬”**,只要能爬上科学的**“珠峰”**就行。如果按照他们的办法去搞“四个现代化”,只能把社会主义方向**“化”**为乌有,把人们**“化”**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而四个现代化或者搞不上去,或者重蹈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覆辙。他们并不是什么**“救世主”**,而是当代的**“洋务派”**,**“科学救国”**、**“工业救国”**派。他们关心现代化是假,复辟他们所响往的资本主义是真。

打着红旗反红旗，玩弄折中主义诡辩术，推行修正主义科技路线

政治路线的斗争和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经常结合在一起的。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从陈独秀、王明到刘少奇、林彪都是在哲学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作为他们机会主义路线的哲学基础。邓小平及《提纲》的炮制者也是这样。他们在哲学上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突出表现是，用唯心论反对唯物论，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在《提纲》的科技路线部分中，他们摘引了大量毛主席的语录，分作十个方面，作为毛主席革命科技路线的主要内容。一经考察，原来他们在这里采用了与邓小平炮制“三项指示为纲”的同样手法。表面看来，引的都是毛主席的话，但是经过他们断章取义的选择和肆意歪曲的解释，毛主席指示的革命灵魂就被阉割掉了。

这种花招也不是什么新发明，拉萨尔分子、考茨基和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都曾经玩过。邓小平及《提纲》炮制者的这一手，只不过进一步证明他们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共同特征。

参加修改《提纲》的那个“理论家”，曾经得意忘形地狂妄吹嘘：经他这么一改，“整个《提纲》面貌改变了”，“就可以把他们压倒了”。一语道破了他们的险恶用心。《提纲》经过乔装打扮，“面貌”倒是改变了一些，但丝毫掩盖不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狰狞面目。他们要“压倒”谁？有其特定含义，就是要“压倒”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压倒”广大工农兵群众，“压倒”敢于造他们修正主义的反的革命造反派，“压倒”无产阶级。简直杀气腾腾，谁要是反对他们搞复辟倒退，他们就要镇压谁。但是，历史总是无情地嘲笑那些反动阶级，无产阶级是压不倒的，注定要失败的必然是地主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

《提纲》的炮制者，打着“全面贯彻”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的幌子，高唱不能有“任何偏离、割裂和曲解”。怎样才算“全面”呢？他们提出了要处理好“五个关系”，即：不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不对”，不鼓励科技人员为革命钻研科学技术“也不对”；轻视群众、不同工农结合“不对”，不发挥专业机构和专家的作用“也不对”；脱离实际“不对”，忽视和否认基本理论研究“也不对”；认为知识分子改造得差不多了“不对”，离开使用谈改造“也不对”；认为哲学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没有指导意义“不对”，以为哲学可以代替自然科学“也不对”。看！“一方面”，“另一方面”，多么“全面”，多么“公正”。其实这种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平列起来，不分第一和第二，是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惯用的伎俩。他们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用二元论代替两点论，用均衡论偷换重点论，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倾向性却十分明显。他们在《提纲》内外的奇谈怪论，已经明明白白地作了注脚：《提纲》高唱什么不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不对，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攻击政治工作“妨碍科研、破坏科研”，大叫要“砍掉‘苛捐杂税’”。《提纲》高唱什么认为知识分子改造得差不多了不对，同时又鼓动知识分子埋头做“书呆子”、“专家迷”，胡说白专“有好处”。《提纲》高唱什么脱离实际不对，而同时又攻击说“联系实际多了，理论就压了”，大叫“不宜笼统提开门办科研”。所谓“一方面”“另一方面”，不过是“保原则、磨棱角”的把戏，丝毫掩盖不了他们站在资产阶级这一方面，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的本来面目。

在科技领域确实存在着许多矛盾,但这里必有一个主要矛盾,起着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在各种矛盾中还要区别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只有抓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才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科技领域中的其他矛盾。

长期以来,在科研工作由谁领导、依靠谁、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等一系列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分析《提纲》中提出的“五个关系”,那么,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藐视工农群众、轻视实际、忽视思想改造、不能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等,则是我们始终应该注意克服的主要倾向。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科研领域深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只有这样作,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才能真正全面贯彻落实。这里,**“偏离、割裂或曲解”**毛主席革命科技路线的,恰恰是《提纲》的炮制者。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抗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他们十分害怕无产阶级冲破资产阶级办科学的旧传统、旧框框,竭力维护资产阶级对科学技术的垄断,对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十分反感。比如《宪法》中规定科学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对于保证社会主义的科研方向、促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有着重要作用。而《提纲》的炮制者,顽固拒绝把这一方针写进《提纲》,就是他们肆意反对毛主席革命科技路线的一个大暴露。

恩格斯指出:**“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他们抽掉阶级斗争这个纲,抹煞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的区别,大讲“五个关系”,其用心是在“全面贯彻”的幌子下,把刘少奇、林彪曾经推行并被革命群众批判过的修正主义黑货,全部搬了回来。事实不正是如此吗?他们取消党的领导,鼓吹“专家治所”;攻击政治统帅业务,宣扬“科学至上”;反对“两服务、一结合”方针,提倡“三脱离”;否定工农兵是科学实验的主力军,推行“专家路线”;抵制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引诱走“白专道路”;攻击科技人员学习哲学,反对用唯物辩证法指导科学研究;对抗“自力更生”方针,推崇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总之,他们反对无产阶级在科技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他们顽固坚持的正是一条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科技路线。

为修正主义翻案,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在《提纲》里,也打起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号,不只是“反对”一个修正主义,还要反对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另一个“修正主义”。这段奇文说什么,由于“知识分子成堆”,“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际,扩大三大差别”的存在,所以“修正主义仍然是我院的主要危险”。接着笔锋一转:**“但是同这种修正主义倾向作斗争,……如果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和做法,或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替政策……这就仍然会陷入修正主义。”**

在这里,他们玩弄的是同样的折中主义手法。反对前一种修正主义是假,是幌子;反对后一种“修正主义”才是他们的真意。对于什么叫修正主义,《提纲》的炮制者过去曾经装糊涂说:**“谁说得清楚?”**列宁说得好:**“否定修正主义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修正主义。”**现在他们却以攻为守,为了掩饰自己的修正主义,竟贼喊捉贼,倒打一耙,反诬批判他们搞修正主义的人是搞了“修正主义”。这完全是《论总纲》攻击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的翻版。毛主席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就是右倾

机会主义。《提纲》的炮制者，最后不得不求助于用支离破碎、荒诞无稽的语言，篡改修正主义的定义，来摆脱困境，正好说明了他们在理论上的贫乏和破产。

我党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包括邓小平，总是对革命群众运动极尽污蔑之能事，什么“过激”呀，“冒进”呀，“做绝了”呀，“极左”呀等等，《提纲》所用的“简单粗暴”之类，都是上述诬蔑之词的同义语。他们愈是把党的正确路线攻击为“极左”，就愈加充分暴露了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极右立场。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涌现出大量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推动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科技战线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大好形势。然而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此极端仇视，把科技战线看作一团漆黑。《提纲》讲成绩时，故意不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煞费苦心地玩弄文字花招，左一个“廿多年来”，右一个“建国以来”，说什么一切都要“充分肯定”，妄图用这种手法既消除他们十七年干扰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责，又一笔勾销文化大革命，真是“一箭双雕”。在他们的言论和行动上，一有机会就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含沙射影或赤裸裸地谩骂，对于文化大革命以来涌现的新生事物，大砍大杀，岂止是“简单粗暴”、“以感想代替政策”，简直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是“货真价实”的修正主义者，这个账是赖不掉的，反咬一口，是枉费心机的。

大搞思想、组织“整顿”，打击革命力量，纠集复辟势力

为了推行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必然有一条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首先抓班子”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组织措施。《提纲》以大量篇幅讲“组织整顿”，就是按照邓小平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制定的“整顿”方针。邓小平在叫嚷这也要“整顿”、那也要“整顿”的时候，深知领导权的重要性，特别强调“整顿的关键是领导班子”。他反对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打击和排斥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中、青干部，网罗和重用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拼凑翻案复辟的“还乡团”。他极力要把文化大革命清查出来的叛徒、特务留在党内，以便日后东山再起。邓小平在向科技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面授机宜时，一再“指点”他们着重“抓班子”、“反派性”。他们心领神会，边拟《提纲》边行动，在班子问题上煞费苦心，不遗余力。

《提纲》的炮制者，诬蔑按照老中青三结合原则建立起来的领导班子是“软、懒、散”，就是说不能有力贯彻他们的复辟意图，攻击这种领导班子是“三凑合”，甚至连“老中青”这三个字都不愿听。

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干部，过去造过他们的反，现在和今后对于他们搞修正主义又“碍手碍脚”，所以，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按照邓小平“老虎屁股狮子屁股都要摸”的旨意，以反“派性”为名，把“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搞派性”、“只知有派，不知有党”、“搞歪门邪道”等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青年干部头上，千方百计扼杀新生力量。有的青年干部，被他们用“往后靠”、“调离”的办法扒拉下来，使有的单位领导班子变成了“老老老”。

《提纲》打着培养提拔“革命接班人”的幌子，公然篡改革命接班人的标准，他们取消“**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个根本条件，强调什么“有威信、有干劲、敢字当头”、“懂业务、有组织能力”，并按着这些标准“请隐士”、“举逸民”。他们竟违反组织原则，大量点名调干部，其中有的就是他们认为“敢于搞复辟”的人。他们在“落实政策”工作中，不顾党的原则，亲自为

有问题人翻案。妄图把一些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学阀纠集起来，执掌领导大权。他们执行的是一条任人唯亲、垒山头、搞宗派的修正主义干部路线。

列宁说过：“什么叫做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提纲》炮制者的大量言行，再一次使我们看到他们是多么肆无忌惮地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妄图把领导权从无产阶级手里夺回到他们手里。“整顿”就是复辟。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定要时刻警惕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利用他们的职权，葬送革命事业。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加强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的建设，让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翻案不得人心。”《提纲》的炮制者曾将《提纲》初稿抛出来征求意见，照他们的说法，是“打一次侦察仗”。他们满以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可是与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当即遭到广大革命群众的严厉批判。许多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提纲》好象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写的”，“写《提纲》的人好象没参加过文化大革命”。不少同志当面同《提纲》的炮制者辩论，义正词严地提出质问，使他们张口结舌，狼狈不堪。这说明，只要走资派还在走，革命派就一刻也不会停止战斗。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革命群众，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谁要想搞修正主义也并不是那么容易了。

通过对“三项指示为纲”修正主义纲领及其活标本——《提纲》的批判，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当前这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大搏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在复辟与反复辟的严酷斗争的事实面前，革命者的回答是：以战斗来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